

秦淮河畔、公子情深；南浦渡口、佳人顾盼。
一曲《相思引》，吹罢世间万千姹紫嫣红，几多悲欢离愁？

相思引

凝

情



蓝惜月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蓝惜月 著

相思引

凝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思引·凝情/蓝惜月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 - 7 - 5633 - 8557 - 7

I. 相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2507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徐 辉

装帧设计:孙豫苏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 × 1 300mm 1/32

印张:11.5 字数:2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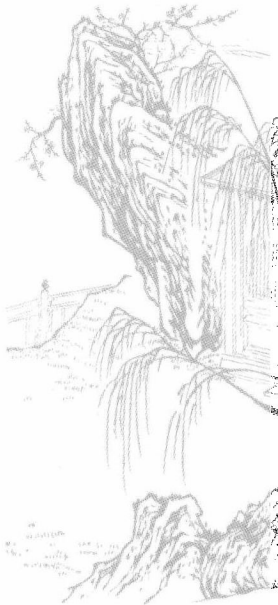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(0539)2925659

目 录



卷一 相见欢

001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

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卷二 南浦月

135

寂寞深闺，柔肠一寸愁千缕。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雨。

倚遍阑干，只是无情绪。人何处，连天芳草，望断归来路。

卷三 碧云深

255

风凄凄。井阑络纬惊秋啼。惊秋啼。凉侵好梦，月正楼西。

卷帘望月知心谁。关河空隔长相思。长相思。碧云暮合，有美人兮。

卷一 相见欢

〔相见欢〕

词牌名，此调原为唐教坊曲，又名乌夜啼、秋夜月、上西楼。

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
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——南唐·李煜

1. 我“当”掉了自己

站在南浦渡口，看秦淮河水深浪急，我犹疑着不敢下船。

手里拿着长篙的摆渡人一等再等，终于不耐烦了，催着我说：“姑娘，你到底上不上船？你要是不上船我可就要开走了，不能让一船人都等着你吧。”

我忙说：“我上我上，我当然上啊，我要到河对岸去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你倒是上啊，还在哪里磨蹭什么？我一袋烟都快抽完了。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慢慢跨上船与岸之间那块窄窄的、晃悠悠的木板。才跨出一步，一阵晕眩袭来，我吓得赶紧退回到岸上，差点没掉进水里去。

一身冷汗。

我抱紧娘临出门时塞给我的油纸伞，望着眼前白茫茫的水域发愁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
这时船头上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嬉皮笑脸地对我说：“美人儿怕上船啊？不怕不怕，有哥哥在。你把手伸过来，哥哥扶你上船。”

船里的人起哄道：“老梅，你真是个大老粗，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还是我们西门大爷最温柔体贴了。”

摆渡的老汉咕哝着辩解：“她是个姑娘家，我怎么好拉她嘛。”

看着船头上那张猥琐的脸和那双伸过来的男人的手，我心里纵有万分不愿，可是我要过河啊。抬头看了看日头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要是再拖的话，今天恐怕就赶不回来了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把手伸给了他。然后在他的搀扶下，胆战心惊地上了船。

跨上船的那一刹那，他的手用力一拉，我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他怀里。他趁机搂住我，同时夸张地大叫：“喔唷，全身都被美人儿撞酥了。”

船里的人再次哄堂大笑。我恼着脸走到船舱里面，好歹找到了一个抱孩子的大嫂，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

大嫂不忍地看着我，悄声说：“姑娘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呢？你这样花朵儿一样的人，身边又没个人跟着，那些男人当然会想尽办法调戏了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我何尝不知道这些，只是，我家没别人了，只有一个就要临产的娘。她正在家里等着我当了东西好回去买米下锅呢。

她看了看我背上的小包袱说：“你要当东西，河这边也有当铺啊，干吗非要跑到河对岸去？”

“我要当的东西，只有对岸卫夫人家的当铺才识货。”

其实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揣测，卫夫人嘛，书法名家，王羲之的老师。她开的当铺，应该会特别照顾读书人吧，对读书人视若珍宝的砚台笔墨之类的东西，应该会格外爱惜些，给的钱也应该多些。

大嫂“哦”了一声，嘴唇动了动，大概是想继续问我到底要当什么吧。坐在她身边的男人——应该是她的相公——朝她使了个眼色，她也就没再问了。

财宝不外露，这种常识性的知识，一般的男人都懂。只有我们这些平日养在深闺的女人不懂。

下船的时候，大嫂好心地：“让我相公扶你吧，你放心，他是老实人。”

意思就是，他不会趁机占我的便宜。

下船后，我赶紧找路人问明了卫夫人家当铺的方向。几折几转后，才总算远远地看见了一个大大的“当”字。

这个“当”字让我眼前一亮，心里暗暗喝彩：天哪，这是谁写的字？怎么写得那么好！

只是视线下移时，却见当铺的伙计抱了长长的木板出来，开始一块块地往门上装。

我急忙跑过去问：“你们不是就要关门了吧？”

他笑道：“我就是在关门啊，不然我上门板干吗？”

我急了：“可是我还没有当啊。”

他则乐了：“你是来当东西的吗？我看见你望着那‘当’字发呆，手里不停地比划，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摹写那个字的呢。”

听他的口气,似乎专门来摹写这个“当”字的并非只有我一个,所以他并不惊讶。

我不由得向他打听:“这个‘当’字是谁写的呀?是你们的老板娘卫夫人吗?”

他看了我一眼:“你是从外地来的吧?我们这里的人,没人不知道这‘当’字是谁写的。”

原来这个字早就名声在外了,只怪我太孤陋寡闻。我带点羞愧地问他:“那到底是出自哪位大师之手呢?”

他骄傲地宣布谜底:“就是王右军大人啊,除了他,谁还能写出这么有气势的字。”

“啊!”我惊呼。那就难怪了,这字,也的确不像是女人写的。

不过,看暮霭渐浓,似乎不宜再继续追问这字的来龙去脉了,当务之急是,“我要当东西。”

伙计把我上下打量了几眼:“你要当什么?”

“我要当……”,我伸手欲解下背上的包袱,手却摸了个空。

我顿时傻眼了,“我的包袱呢?”

伙计摇了摇头:“真是个糊涂蛋,包袱不见了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,你这包袱老早就不在了的,从你来的时候,我就没看见你有包袱。”

糟了,难道在来的路上就已经被人盗走了?可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?

伙计见我那么着急,问了一声:“里面有很贵重的东西吗?”

废话!不贵重我那么急干吗?我用带着哭腔的声调说:“里面有我家的传家宝啊,我爹为了保住它,连命都丢了。要不是我跟娘实在没米下锅了,怎么样都舍不得当掉这个的。”

伙计一脸同情地看着我,只是出了这种事,任何安慰的话都是苍白的。

想到父亲为之丢了性命的宝贝被我弄没了,我又愧疚又难过,也顾不得大街不大街了,嚤嚤地哭了起来。

哭了好一会后,当铺里走出一个掌柜模样的人说:“姑娘,我们夫人请你进去。”

我抬起泪眼，夫人？那不就是鼎鼎大名的卫夫人了？她请我进去，是不是看我哭得可怜，要慷慨解囊，救助我这个倒霉蛋？

要是这样的话，也就不枉我牺牲形象站在大街上淌泪抹眼了。

今日是倒霉日，丢了那么贵重的东西；今日也是幸运日，正巧卫夫人在铺子里。

我慌忙擦了擦泪，跟他走了进去。

当铺二楼一间富丽堂皇的会客室里，我见到了这位著名的女子。

她虽然已经人到中年，可依然很美很优雅。她很和气地问我：“你到底丢了什么呀，哭得那样伤心？”

我敛衽道：“多谢夫人过问，小女丢的是先父最喜欢的一方砚台。这砚台叫桃心砚，是用灵璧山上千年寒潭底下的寒玉做成的，冬天滴水成冰的时候，砚台里盛的墨汁都不会结冰。”

想到父亲生前对这方砚台的宝爱，他摩挲砚台的身影又再次在脑海里浮现。我心里一阵刺痛：我是不孝的女儿啊，连父亲豁出性命保护的东西都弄丢了。

卫夫人问：“先父？你父亲过世了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是的，而且还是为这方砚台死了。当时，有个地方豪绅出大价钱要我父亲出让这方砚台，父亲不愿意，那豪绅就勾结官府，诬赖我家通匪，让官府来抄家。砚台倒是没抄走，父亲却气得一病不起，就此撒手尘寰。”

卫夫人叹息道：“为守护宝砚殒命，你父亲也是个痴人哪。”

他当然是，我没见过比他更痴心的读书人了。别人读书是为求官求爵，出人头地，他却把读书当作一件神圣的事，家里饭都没吃的了，他若磨墨写字，必先焚香洒扫，以示诚敬。母亲总是嘀咕：“有买香的钱，没买米的钱，真是个痴子。”

想到这里，我流泪道：“家父虽然不是什么书法名家，但他是真的爱书法，整日练字，并以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。”

卫夫人不解地问：“既然是这样珍贵的砚台，你怎么又拿来当呢？”

我把家里的情况大略地说了一遍：父亲过世后，母亲看北边实不安宁，时有兵勇当街掳去少女的事件发生。我家没了男人，我一日日出落成少女

了，母亲怕我出事，变卖了家产带着我来到南方。原指望安顿下来后打工度日，谁知上了路才发现，她肚子里已经有了遗腹子，不能再找活干了。这半年来，我们母女坐吃山空，到昨日，家里已经粒米无存，这才不得以打起了这宝砚的主意。

卫夫人听了，沉吟半晌，最后说：“你丢了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回去也没法跟你娘交代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就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”

我忙表示：“同意同意，什么主意我都同意。”

现在，只要能救我摆脱困境的，什么样的稻草我都会抓住。

卫夫人笑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我开了一个私塾，带了几个小徒弟，想找个人帮着在书塾里做点杂事。这个人最好懂点书法，还要会一点裱糊技术。”

“我会我会”，我连连点头：“自我满十岁后，父亲的字画就是我一手裱糊的了。”

卫夫人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真的呀，那很好。”又问我：“你那方砚台，本来准备当多少钱呢？”

当然是越多越好啦。只是，话不能那样说，我能做的，只是尽可能把自己说得可怜些：“我也不知道能当多少，不过，我家现在真的很困难。我娘就快生产了，家里却粒米无存。给小孩的衣服也还没准备，生下来都不知道给他穿什么。”我家的实际情况已经够可怜了，根本不需要编。

卫夫人想了想说：“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两贯，算是预付给你的工钱，你回去就告诉你娘那是当砚台的钱。”

我感动不已：“夫人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”

卫夫人说：“我是看你那么爱书法，站在门口摹那个‘当’字。再加上你父亲又是为砚台而死的，我一时感动，才出手帮你，你别以为我平时也是这么大方的人哦。我可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呢，不吝啬，怎么开当铺啊，开当铺的人，首当其冲就是要心黑。”

我笑着回道：“夫人在商言商，这也是本分。”

卫夫人越发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：“不错不错，善言辞，会应对，还会裱糊。我的书塾里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多谢夫人赏桃叶一口饭吃！”我再次深深致礼。

“你叫桃叶？嗯，好名字。”

我告诉她：“因为那方砚台形似桃心，颜色温润澄碧，故先父为小女取名桃叶。”

她看了看窗外说：“天快黑了，你娘肯定在家翘首盼望呢。你住在哪里的，我让伙计送你回去，你一个小姑娘拿着钱走夜路不安全。”

走的时候，她问我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过完年，就满十五岁了。”

她笑着问：“可许了人家？”

我脸红了，小声说：“还没呢。”

卫夫人有一点惊讶，却也没有多问。

她的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因为，照理，我这个年龄早该许人了。

可我的确没有未婚夫，父亲在的时候，家里也曾一度被媒婆踩烂门槛，后来渐渐地就少了。外面却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说我父亲见我有几分姿色，准备留着待价而沽，高攀上什么大户人家。

其实真不是那样。父母不肯把我轻易许人，一来我是他们膝下的独女，他们舍不得我早嫁；二来父亲最欣赏的是才学，指望把我嫁给一个不是太穷的读书人，挑挑拣拣，一时没遇到合适的而已。

这时卫夫人已经叫来了刚刚那个伙计，叮嘱了他几句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走吧，明天早上我在家里等你。我家就在乌衣巷口，很好找的，你随便在路上找个人打听就知道了。”

我答应着随伙计下了楼。

走出门后才发现，我的伞落在当铺里了。唉，也怪我娘，明明好好的天气，非要我拿把油纸伞出门。

我只好让伙计在路边等着，自己回去拿。

才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像是姓姚的掌柜在说：“夫人，您家里那几个小魔王，整天捉弄人，这娇滴滴的小姑娘顶得住吗？”

卫夫人乐呵呵地说：“就是顶不住，才好玩哪。以前请的那几个姑娘，都长得不漂亮，引不起那几个家伙捣蛋的兴趣，害得我的日子过得无聊死了。”

姚掌柜惊讶道：“那几个长得还不漂亮啊。”

卫夫人叹了一口气：“要是一般家庭出来的人，可能会觉得很漂亮。可是我那几个徒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自己家里就遍地是美人了，哪看得上那几个庸脂俗粉。”

姚掌柜说：“跟这个桃叶比起来，那几个的确差了一点。”

卫夫人说：“是啊，这桃叶的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取名的，明明是一朵耀眼的小桃花，偏偏叫什么桃叶。其实，我叫伙计送她回去哪里是怕钱被人偷了，我是怕这小美人半路被人打劫了去，那我还有什么戏看呢。”

姚掌柜都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嘴里想劝劝：“夫人……”可到底是下人，不敢造次说什么，喊了一句又没下文了。

卫夫人的情绪还是高涨得很：“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了，也好让他们给这小美人准备一点见面礼呀。”

姚掌柜问：“几位少爷晚上都不回家的吗？”

卫夫人答：“回呀，我派人去一家家通知，就说我们书塾里明天会有大美人来，让他们今晚好好准备见面礼，哈哈。”

姚掌柜喃喃地祝祷：“阿弥陀佛，保佑保佑这位姑娘吧。唉，那里哪是什么书塾嘛，明明就是狼窝虎穴，里面一群混世魔王。”

卫夫人不乐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的书塾是狼窝虎穴？我说姚掌柜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”

姚掌柜忙赔笑道：“不是不是，夫人您听错了，小的刚刚是说，夫人你的书塾那是阆苑福地。”

卫夫人这才转怒为喜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

我无力地靠在墙壁上，一遍遍地问自己：我把这两贯钱还她，然后赶紧逃命去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？

可一想到家里那大腹便便，正在等我拿钱回去买米的娘，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狼窝虎穴就狼窝虎穴吧，哪里死不是死？反正回去也是饿死。

2. 六月飞霜

我住的小巷叫皂衣巷，顾名思义，这里住的都是穿皂衣的平民。不像卫夫人住的乌衣巷，尽是达官显贵。

从北方过来后，我和娘就在这皂衣巷里租了一间小房住下，和左邻右舍也慢慢地认识了。

这才发现，石头城的居民，起码有一半是像我们这样从北方逃难过来的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。

也就是说，一旦家里没米下锅了，就连借都没处借。

不过，现在好了，我有钱了！

在巷口跟当铺的伙计道别后，我一个人蹦蹦跳跳地往家里赶。

怀里揣着两贯钱，我的脚步是轻快的。有了这些钱，娘就可以安心地生下娃娃，不用再每天担心没钱坐月子了，小娃娃的衣服也有了着落。

明天一大早起来后，先去买米买菜，然后买两斤棉花，扯几块布给小娃娃做衣服。上次在街上看到过的那种虎头鞋好可爱，我明天去找找看，找到了，就给娃娃买一双。

至于卫夫人那边嘛，应该不用去那么早吧。而且，她那么坏，故意让她的恶魔徒弟准备“见面礼”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如索性晚点去，让他们一直干等，等烦了，等累了，就没力气整我了。

记得《左传》里有一句，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。我就让他们等着，开始时兴冲冲，然后心烦意乱，最后无精打采。

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，谁耐烦陪他们玩那种无聊把戏啊。我还不如留在家里多陪陪娘。娘的临产期就这几天，说不定明天我就能见到小娃娃了。

小娃娃，小娃娃，还真是期待呢。小时候看别人出来玩，总是牵着妹妹扯着姐姐，嘴里还喊着大哥二哥，我呢，永远孤零零一个人。那时候总是找娘吵

着要弟弟妹妹，娘每次都哄着我说：“就快有了，娘很快就会给你生弟弟妹妹的。”

结果吵到我长大了懂事了不再吵了，娘也没能兑现她的承诺。

想不到，她最后倒是终于又怀上孩子了，却是在这种情形下：爹不在了，我们流落在他乡异地。

以前在家乡的时候，虽然家里也不富裕，但像现在这样彻彻底底地断炊，却是没有过的。那时候娘整天喊穷，吵着没米下锅，不过是想逼爹出去找个差事做，家里其实还没穷到那个地步。

想着想着，已经走到我们住的房子前，我隔着门高兴地喊：“娘，娘，我回来了。”

喊了好几声，都没有听见娘答应。倒是房东胡大娘从隔壁探出头来说：“桃叶，你回来了。你娘今天一下午都没出去，这会儿是不是睡着了？她一个孕妇，是比较能睡的。”

我一边喊一边敲门，里面还是没动静。难道娘真的睡着了？应该不会吧，娘还没吃晚饭，她最近特别容易饿，饿着肚子还睡得这么熟吗？

又喊了好多声，再敲了半天门后，连胡大娘都觉得不对劲了，高声喊着住在另一栋屋里的儿子媳妇。她这么一喊，把邻居们都喊过来了。大家又帮着我喊了一会，最后一商量，决定合力把门撞开。

这时候，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手心里汗津津的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

只听见那些人喊着“一二三”，然后猛地一撞，“咣当”一声，门开了，再重重地撞在墙壁上。那么巨大的声响，屋子里却黑漆漆静悄悄的，依然没有半点动静，就像屋里根本没任何人一样。

“娘？你在吗？在就答应一声啊。”我在屋里慌乱地摸索着，呼喊着的。

胡大娘提来一个灯笼，刚刚在门口一照，立刻引来了一片惊呼：“天哪！”

我心胆俱裂，急忙扑了过去。

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的，身下流着一大滩血。

我抱住她的身体哭喊：“娘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你可别吓我啊。”

我放声大哭，从未有过的恐惧如白茫茫的水，彻底将我淹没。

以前爹去世的时候，虽然我也很害怕，很伤心，可那时候还有娘在，我还有

依傍。而现在，娘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如果连这最后一个亲人都失去了，那我在人间岂不成了孤儿？

这时胡大娘把手伸到娘的鼻子底下试了试，然后惊喜地说：“丫头，先别哭，你娘还没死，还有气呢。”

几个邻居立刻把我拉开，把娘抬到床上躺下。

胡大娘又是掐人中又是灌热水，折腾了老半天，娘才睁开了眼睛。看见我，虚弱地说了一句：“桃叶，你回来了？”

我急忙拿出怀里的钱，搁在她的枕边说：“娘，你看，我们有钱了。两贯哦，够我们过好久了。”

娘笑了笑，但只一瞬间就满脸痛苦地闷哼起来。胡大娘已经让人出去请接生婆了，现在看见娘这个样子，知道等不及了，只得和几个女人挽着袖子上阵。

我坐在床头握住娘的手，不停地给她打气。在阵痛的间隙里，娘还一脸愧疚地说：“我对不起你爹，把他拿命换来的砚都当了。”

我心里打了一个突，但还是努力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只是当了嘛，又不是卖了，等我们以后有钱了就赎回来。对了娘，我还没有告诉你呢，我已经找到事做了，以后就能挣工钱养活你和娃娃了。”

娘却头一歪，再次在枕上昏了过去。

于是又掐人中，又灌开水，直到把娘弄醒。

这个晚上，娘昏昏醒醒，血水一盆一盆地端出去，娘的脸色也越来越惨白。

折腾了整整一晚后，娘终于在鸡叫三遍的时候生下了一个皱巴巴的小妹妹。

真是远亲不如近邻。我们在北方倒是有亲戚，可是这会儿上哪里找他们去？还是多亏了这些邻居，陪着我们熬了一整夜，也忙了一整夜。开水都不知道烧了多少，一夜灶里就没断过火。后来见我家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，怕我娘饿着肚子撑不下来，又从她们自己家里拿来鸡蛋煮给我娘吃。

一直等到娘生下小妹妹，又给小妹妹洗过澡，仔仔细细地把她像包粽子一样地包在襁褓里之后，邻居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

在熹微的晨光里，我幸福地坐在床头，看娘闭着眼睛沉睡，小妹妹也安安

静静地躺着。据邻居们说,刚生下来的小孩,要睡两三个时辰才会知道找吃的。

一想到“吃的”,我赶紧站起身。正好趁她们睡觉的时候出去买东西啊,这两个人醒了可都是要吃的。

掩好房门,回头见胡大娘的儿子在那里扫院子,我跑过去赔着笑道:“胡大哥,我现在要出去给我娘买吃的,家里要是有什么动静,还得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,我门没锁。”

胡大哥点了点头,胡大嫂也在里屋隔着门说:“你赶紧去吧,我收拾一下就过去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:“昨夜吵得邻里都不能睡觉,这会儿还要麻烦你们,真是过意不去。等我妹满月的时候,我好好办一桌酒谢谢大家。”

胡大哥笑道:“没事的,街坊邻居嘛,本来就该互相帮忙。”

我连声道谢,然后急急忙忙跑到菜市场,买了一只鸡,几斤熬粥的梗米,一些鸡蛋和红糖。想了想,恍惚记得不知听谁说过,产妇要吃鲫鱼下奶,于是又买了几尾鲫鱼,几把小菜,这才两手拎得满满的往家里赶。

还没走到巷口,远远地就见胡大哥在那里左顾右盼,神情焦虑。我心里没来由地抽了一下。

我忙安慰自己:没事没事,别自己吓自己,我娘都已经平安生下小妹妹了,还会有什么事呢?

可是为什么,心跳得这么快,脚步这么虚浮?

我慢慢走过去,力持镇定地说:“胡大哥,你站在这里等人啊。”

肯定不是等我的。

胡大哥一看见了我,只急急地问了一句:“桃叶,你去哪个菜场了?我找了几个圈都没找到。”说完转身就领着我往家里走。

我慌了,跑到他跟前把手里的东西举得高高地说:“我就在前面的菜场啊。胡大哥你看,这是一只老母鸡吧,老母鸡的鸡爪比较皱,不如仔鸡光滑,我挑了好几家才挑到这只又老又黑的,都说黑母鸡最养人了,对吧?还有还有,我还买了鲫鱼,给娘熬汤下奶的。啊!”我突然一拍脑门:“我好傻哦,老母鸡也是熬汤的,鲫鱼也是熬汤的,那不净是汤了?应该换着买的嘛。”